

乡愁,中国的家园红利

■ 陈迎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对于中国人而言,乡愁是我们启蒙的开篇,所有中国人在小时候都背诵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乡愁是我们长大成人后,进入城市后面对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乡愁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们如何在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理解“乡愁”?作为现代的城市建设者,又该怎样建设“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呢?

1、乡愁的第一层次:离之苦

在现代城镇过程中,乡愁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种“离乡之苦”。而且中国人这种“离乡之苦”的强烈程度,在城镇化过程中尤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脱节所造成的。

在世界上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中国的城市化是有极为明显的后发现象——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先进行城市化,而后是工业化或者至少二者是同步发生。只有中国由于历史与认识的原因,我们的城市化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大量的中国人身在大城市务工,而心在乡村故里。再加上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得以乡村社会为认知方式的精神底色早已铺就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因此,我们也更习惯于用乡村的标准来评判城市,而不是相反。一旦发现了异于乡村的现象,我们会本能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凡异于家乡者,皆不认同。这样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大大加重了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乡愁,这也使所有的城市化后发地区的普遍现象。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强化了这一乡愁——我们后发,就意味着别人先至,因此在建设大城市方面,外国已经有了太多成熟的样板,学习别人,也就成了所有城市化落后国家的共有路径。美国、日本、我国台湾概莫例外,我们也一样。而这样以来,更使得离开故土的中国人有了一种“背井离乡”、“寄居他乡”之感。

这种“离乡”不仅是“生离”,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永失我爱”的死别——故乡已经永远地消失。在乡间,传统的村镇在迅速消失。2000年时中国的村庄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则减少到270万个。在城市,原有的城市印记也在不断萎缩。以北京为例,1944年,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记载,当时北京共有3200条胡同。而到了21世纪初,北京的胡同数量剩余不足1000条。这种传统城市风貌的消亡,也正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

我国大都市建设过快,必然导致原有的城市肌理被破坏,历史脉络逐渐断层和消失。据相关课题研究介绍,北京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近十年中还在不断减少。北京发展建设五十年间,胡同数量减少一半。北京胡同拆不停,古都风采正渐失,胡同——成为让北京人又爱又怜的历史印记。在武汉,曾经是汉口火车站地标建筑的钟楼,于2009年被炸毁;吉庆街,这条武汉最著名的消夜一条街,原本依托一些兴建于1980年代的居民楼而搭建起来的大排档也被改造成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 梦黎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面临着同样问题的,还有很多城市。而在这些城市一直生活着的人们,都带着这样一份浓重的“城市乡愁”,对自己所处的城市文化和历史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促使人们保留记载自己历史足迹的那些符号,欣赏并向他人展示这些符号。而这些符号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民族与历史自豪感。

因此,振兴城市荣耀也好,重塑城市魅力也罢,都需要某种可以还原城市本土文化的媒介,去激发市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是每一座城市发展过程中都不可或缺的。虽然我们的城市中心很难还原成巴塞罗那的那种古城肌理,也难以做得像京都那样纯粹,虽然物的符号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至少我们的城市本源尚未瓦解,但我们的城市记忆却还在。我们仍有空间,去探寻新的未来和可能性。

双城记——大都市格局发展下的后郊区时代

最明显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城镇建设内处在一种“游子心态”。乡村城镇化的范本是大城市,为此乡镇自身的田园特色被有意略去;大城市建设的范本则是国外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自身历史文脉变成无足轻重。就此,我们在城镇化建设中消亡了故乡,反认他乡做故乡。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如何解决这种“离之苦”的乡愁?怎样才能重拾那个“记得住乡愁”的故乡呢?我们需要的是“故乡再造”。从“外部世界的范本”中移开视线,重新关注到我们自身的城市与乡镇的本质。这并不是全盘恢复以往的建筑遗迹,而是通过“针灸”方式——关键场景、节点的再现,树立起这个城市的情感坐标,重新疏通城市与人之间的情感经络。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本地经典场景的恢复】

在很多人心目中,故乡是一幅直观的画面。故乡的山水、树木、建筑构成了这幅画面。而故乡场景再造,就是要选择其中故乡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进行恢复。对于乡镇而言,可以是一条老街几座老屋的重新整饬。对于城市而言,可以是某些标志建筑的恢复。2004年北京将拆除的永定门进行了复建。这让多少北京人心头一热。

除了城市建筑,对于那些有山有水的城市而言,城市的山水更是故乡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山水往往是城市诞生的基础。然而,在城市的不断建设与膨胀过程中,山水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部分。城市的山,早已消失在摩天大厦组成的新天际线之后;而城市的水,则被各种道路所覆盖,或者直接埋在地下的管线中。这也直接割断了这个城市已有的历史。所以,对城市故乡景观的恢复,应该充分挖掘并回复部分城市的山水。让城市人群重新有机会亲近城市固有的自然禀赋。“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城市,才是一个记得住乡愁的城市

【异地的故乡场景再造】

随着国家要求各大都市圈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杜绝“摊大饼”式的发展,大都市周边的城镇也不再是城市扩张的后备区。在这种背景下,大都市的郊区将成为城市人群的重要休闲地。但是都市郊区的休闲旅游,如果仅仅发展“山青水秀”的农家乐,附加值就太低了。要吸引大都市人群前往郊区休闲,形成更具有附加值的旅游业,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里成为一个承载都市乡愁的情感栖息地。我们可以在都市的郊区为进入城市的新移民建造

他们远在异地的故乡田园;我们还可以打造片段化的城市印记,再现大都市曾经的辉煌,让城市人群能在城郊重新圆了自己的故乡梦。这种情感休闲,文化休闲,都具有深度体验和深度消费的特点,从而能有效提升郊区旅游的附加值。

【本土的再现】

我们可以在都市边上圆了我们的故乡梦。那么对于那些很多人已经离开的故乡——中小城镇而言,有如何唤起游子的故乡情呢?其关键不在于追求“洋”,而在于如何保持好“土”。

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而言,特色化发展的核心就是:不被城市所同化,不要变成“山寨版”、“筒装版”的城市。简单的模仿城市建设,会将城镇混在“千城一面”的洪流中。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城镇必须找到质朴的本土——“土”的生活。在普遍提升城镇基础设施的同时,仍能保持住“土”的质朴风貌,才是城镇建设者的水平所在。让城镇“土”得可爱,“土”得亲切,“土”得有文化内涵,就是中小城镇“故乡再造”的关键。这种属于故乡本质的“土”,才会唤起我们的故乡之情。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城镇化过程必然是乡村人群向城市聚集,尤其是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必然将有越来越多的入成为城市新移民。对于那些不断增长的移民城市,我们不能仅把乡愁的理解停留在“离别之苦”,我们必须更加深入的理解乡愁并发现乡愁为城市所带来的巨大动力。

2、乡愁的第二层次:聚之力

乡愁不仅是离愁,更是一种家园情怀。在家园的感召下,我们因“情”而非“利”聚集一起。所以说,乡愁是家园对我们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乡愁是一种“聚之力”,一种非功利性的“情感力”。如果人们能把所进入的城市视为自己的家园,将“离之苦”提升成为对城市积极发展的“聚之力”,那将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正能量。

对于移民城市应该如何才能激发大家的“聚之力”呢?关键自在于两点:第一,城市是否有一种“没有先来到,所有人都是自家人”的城市包容性和认同感。第二,城市能否装下移民者的整个家庭。

这种“故乡人的认同感”不是一种对于地域的认同,而是对同一种城市梦想的认同。最典型的城市就是美国的纽约。纽约聚集了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群体。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国籍背景,说着不同的母语。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爱纽约。因为这里可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他们因为梦想而聚集



在纽约,同时也成就了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辉煌。中国的深圳同样具有这样的城市特质。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之一,这里包容了全国各地的人。这些移民深圳的人,都有一种公共的认同感。那就是无论你来自何方,深圳都是一个可以实现自己创业梦的城市。腾讯、华为、万科、比亚迪,这些知名民营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从其他地方移民到深圳。他们融入这个城市,以城市主人的姿态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让外来移民者将城市视为自身新的家园,从而产生“聚之力”,不仅需要城市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和认同感,还需要城市关注移民整个家庭在城市中的融入。因为,城市对外部人群的吸引聚集,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后面的整个家庭。因此,如何能更好的吸引移民者的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儿童和老人,是城市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所谓家园,就是能生儿育女的地方。一个适合儿童生长生活的地方,一定会是父母所愿意长期居留的地方。因此,城市应该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更安全更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有意识地培育孩子们对城市的热爱。让他们成为这个城市与移民之间和谐的维系纽带。除了孩子之外,老人能否在身边安享晚年,也会影响到城市对移民者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父母在身边时,人们就不再是“游子心态”了。移民者会觉得自己的家真的安在了城市,才会更加安心在新城市中生活工作。因此,抓好对“一老一小”的城市融入工作,正是激发移民者聚之力的重要催化劑。

对于“北、上、广、深”这些大都市而言,移民的乡愁所产生的“聚之力”关系到城市能否健康发展的问题。而对于中国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尤其对那些城市人为催生出来的新城而言,能否聚集到足够多的外部人群,则关乎城市的生死大事。这些中小城市不具有上述大都市的强大吸引力,人们也不会主动向这些中小城市聚集。如何让城市填充足够的人,而避免成为鬼城?核心就是,打造“家园”

城市——让城市不仅适合工作,而且适合孩子成长,适合老人安度晚年。将新城打造为适合外来高素质人群的生儿育女的家园,通过“家”的环境与氛围,吸引人,留住人,是中小城市在城市竞争中获得胜出的关键一步,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3、乡愁的第三层次:心之源

乡愁是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桥梁,也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情感。所有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乡愁。乡愁是一种对本国文化价值体系的一种身份认同感,是我们的根源。

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认同感,使得在很多移民大都市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聚集区。例如,纽约的小意大利区,洛杉矶的小东京,墨西哥等等。这些文化聚集区不仅是本国人慰藉乡愁之地,更是向外界展示并输出本国文化的重要平台与窗口。很多游客会专门前往这些区域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与风情,从而对这些国家有了更加直观的体验。

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我们迫切地需要在海外建设这样的平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海外乡愁成为乡愁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国内地产企业看到了这一商机纷纷在海外开展针对中国人的地产开发。但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海外那些自发形成的“中国城”、“唐人街”,往往是偷渡者聚集地、治安不好的黑帮盘踞地的代名词,实在不能承担起这种展示中国大国形象,传递中国文化正能量的使命。我们需要主动建设新一代的中国城,让海外华人拥有自己的乡愁承载地。更重要的是,让中国文化以世界的语言——乡愁,润物细无声地传递出去。真正成为大国输出文化价值的平台与渠道。

就像一百个人心中就会一百个哈雷雷特,每个人心中的乡愁都有不同的滋味。但当所有的乡愁汇集成一点,我们会发现:乡愁是我们对家的感情,是城市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是移民融入新城市的聚集力,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通用语言。乡愁是中国的家园红利。

(摘自《技术要点》48期《乡愁》)

后郊区时代的城市乡愁

游发展的新磁极,将展现出极强生命力和衍生气。

那么,如何营造后郊区时代的城市乡愁?城市乡愁是集体记忆中的城市,核心内容高度统一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经历。他用过的物件、去过的地方、住过的屋子,都记载着他的人生历程。当他经过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或见到生命中重要时刻相关的物品时,都会不由的感慨,甚至会产生某种说不出的情愫和感动。因为这些物品和场景具有某种符号意义,它们记载了人生的历程,能唤起人们的记忆。

这种记忆的内容对个体而言是独特的,对群体而言也是高度统一的。而对城市而言,这个认同的基础就是每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霍布瓦克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而里斯汀·博耶在他的著作《城市的集体记忆》中,把城市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来看待。集体记忆代表的是一种历史传承和群体认同,纵使城市的内容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却是高度统一的。因此在塑造城市认同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城市集体记忆的认同进行提取和浓缩,才能最大化与市民情感产生共鸣。

城市乡愁表达的是诗意的城市,形式感和表现力强

城市乡愁具有一种文化属性,表达方式是感性、充满诗意、画面感和浪漫气息的。用报纸和照片,演出和活动,博物馆和展览馆等不同形式,可以将城市故事生动再现为可视的场景,利用视觉再现的技术让人们重新了解城市文化、重新体验城市文化。

【博物馆】

在英国温莎,建有一座乐高公园,人们利用一块绿地搭建起了一个微缩伦敦的主题博物馆,规模宏大、细节精致,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微缩伦敦还原了伦敦眼、泰晤士河、伦敦塔桥等等这些城市的重要节点——很多伦敦人都会带着孩子来这里,用近距离的视角去观看伦敦,认识伦敦。

【艺术区】

高雄驳二艺术区原为高雄的港口仓库,近年来成为一个艺术开放空间,不定期举办与码头文化和铁道文化相关的艺文活动,如铜雕艺术节、货柜艺术节等;并以城市文化摄

影展、艺术展等活动,展现城市今年发展全新面貌。既“酷炫”又有文化味道,驳二艺术区用艺术展出的形式,将高雄精神植入人心,成为高雄年轻人最爱驻扎的领地。

【艺术节】

我国台湾的淡水距离台北50分钟车程,是大台北都市圈的一部分。淡水每年举办“国际环境艺术节”的年度盛会,举办各种生动的活动。红树林的户外环境剧场更是融入本地自然资源,借用小型舞台剧的方式,重新演绎台北发展的历史片段和对未来的展望。每年的淡水艺术节,都会吸引大量的台北人前来踩街。

【演出】

张艺谋的印象系列实景山水演出布置在城市周边区域,用独特的表现方式,呈现城市文化与旅游最情怀和最富有诗意的部分。比如“印象普陀”选址在朱家尖观音文化苑,结合普陀的地域特性,以观音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大戏,展现舟山普陀的佛教文化;“印象海南岛”在海口西海岸的海胆形仿生剧场,融入了更多时尚都市元素,演绎出海岛风情、休闲文化和浪漫椰城。印象系列不仅让本地人引以为自豪,还极大吸引了外地游客,可以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城市精华。

城市乡愁展现的是万花筒般的场景,是一种相对复合和丰富的形态

不同的城市由于存在个体差异,应采取不同的塑造手段。是单一主题、是片段追溯、是古今交叉,是中外兼顾、是大区域规划,还是软技术塑造?这与城市本身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城市乡愁表现出的符号和元素,必定是相对复合和丰富的表现形态。

1、跨越时空造梦园——具足气场的风貌复原

气场即“虚化的边界”。当人进入到这个空间当中,就能够被这里的气场所折服,能够忘记时间,忘记空间,仿佛进入到一个跨越时空的造梦园。这个气场的营造,就是基于本土历史文脉传承的大手笔规划、大尺度景观、以及高还原度建筑下的整体风貌复原。

大唐芙蓉园西安市曲江新城建设的重点项目。它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其中包括紫云楼、仕女馆、御宴宫、芳林苑、凤鸣九天剧院、杏园、陆羽茶社、唐市、曲江流饮等众多景

点,集中国园林及建筑艺术之大成。大唐芙蓉园仿佛开启了一扇时间之门,通过高度还原古城风貌,遥唤起西安人的大唐情怀。这个项目也因此获得市民的广泛好评,市民体验参观热情极高。

而廊坊的天下第一城则复原了古京城风貌。它位于北京京东,地处京、津、冀交界处,距北京建国门52公里,距天津市中心70公里,距廊坊市中心20公里。以明清两代北京城为蓝本,天下第一城将老北京的城垣微缩,分为内外两大部门。内九外七,十六个城门,另有六个角楼,共计22个城楼,城楼间有八米高的城墙相连。这些城楼和城墙均按明清京城以1:1的比例修建,并改为内部两层空腹式城墙,作为客房、餐厅或办公场所。廊坊实现京城内难以复原的宏伟场景,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

2、爱上私房菜——无需界定,只要对味

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去一家私房菜品尝菜式,无论厨师用的什么食材,用的哪种烹饪手段,摆拍如何,只要吃起来“对味”,你就会毫无理由的爱上它,并一直想尝这个味道——这个对味就是一种调调。

上海也是这样,你不知道它到底倾向哪一种风格的建筑,也分不清楚它到底受哪种文化影响更大。你只是知道上海是有情调的、是浪漫的、是小资的。这是因为,老上海的东方小巴黎之称,本就源于19世纪租界历史时期充满万国风情的十里洋场。在这种混杂多样的欧陆文化符号下,老上海人的骨子里的,并不是哪种特定的风情喜好,而是一种小资的生活状态,一种对洋味生活的憧憬和迷恋。

这种无需界定的风格,便成就了一城九镇。它以不同风格的欧陆风情组成,让人不由踏上万国之旅。松江新城建成英国风格的新城;安亭镇建成德国式小城;浦江镇以意大利式建筑为特色,结合美国城镇风格;高桥镇建成荷兰式现代化城镇,融入法国和澳大利亚风情;奉城镇建成西班牙风格小城;罗店建成北欧风情小镇等等。这些海派文化和民国风情的小镇,结合游乐、亲子、婚纱摄影等城市休闲业态进行包装,满足本土化需求。一城九镇就是这样“对味”,迎合上海人追求洋派的小资情怀,成为上海本地人休闲的旅游名片。

(下转 03 版)